



马兰集

李季

7.7

马 兰 集

李 季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信阳市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6印张100千字
1980年2月第1版 198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940册

统一书号10105.274 定价0.36元

内 容 说 明

《马兰集》是李季同志的一部短篇小说集。集中收入李季同志从一九四五年七月到一九七八年九月间写的十篇短篇小说。

李季同志用传神之笔，为我们塑造了老阴阳、马兰、铃铃、王金洪、马登云、杨钟玉等活生生的艺术形象；再现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时期不同人物的精神面貌。

小说语言优美，活泼且富有诗意；故事生动感人，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目 录

老阴阳怒打“虫郎爷”	(1)
银川小曲	(14)
戈壁旅伴	(57)
马兰	(88)
五级采油工	(111)
脊梁吟	(134)
病房三章	(154)
病友	(154)
白娃	(157)
愤怒的牡丹	(162)
油田近事	(166)
书后	(176)

老阴阳怒打“虫郎爷”

一九四六年七月间，陕北三边出了一宗奇事。

因为这事情发生的奇怪，不到几天工夫，方圆四五十里的男女老幼，都传开了。有的人听了，点头称奇；有的人听了，却摇头不信，说：“边区新社会，奇事再多，庄稼汉当英雄，中状元，上延安，吃八碗，跟毛主席拉手（握手）；二流子转变……这些我都相信，就是这件事，我不相信。”信也由你，不信也由你，这事情却是：人在马在鞭子在——能查能访的。

单说三边有个村子，名叫水漫凹。村子不大，窑洞都打在岭峁上。有十来户人家。从峁上，往四下看去，岭上，滩里尽是一片好地。比起那水漫地，也真是只上不下。不用上粪，年年也会长出好庄稼。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们才给它起了个水漫凹的村名。一年四季，变工生产，人人勤俭，年种年收，家家光景，过得倒也安然。

却说一九四六年夏天天旱，雨水少，遍地禾苗遭

灾，害虫四起。在这村里，别的害虫，还不算厉害，惟有那蝗虫，却怕人得很。才从土里爬出来，跟跳蚤一般大，就会吃庄稼苗苗；长的越大，吃的越凶。等到翅膀长硬，一跳四五尺远，人若是动手去打，只听它“吱”的一声，一翅飞四五十步远。再打再飞，真能把人气个半死不活！这宗害虫，往年也有，却没有今年这么多。你要是在庄稼地里走上一趟，看吧：大的，小的，会飞的，会跳的，穿绿袄的，戴花帽的，花花绿绿，四下乱飞。就象那莽汉在浅水河里跑快马，马蹄溅起来的水珠一般。荒草地里，那就更多。一脚下去，保险能踏死它十个八个。水漫凹的庄稼，不到一个月，就给它吃了一多半。郝二种了八垧谷子，被吃得一苗不留，二次种上糜子，才长出两个嫩油油的尖耳朵，又被吃了个光。第三次，种上荞麦。你猜怎样？只落个拾粪筐里筛白面：一光二净。把个郝二，气得又恼又急，吹胡子、瞪眼、又跺脚！

买卖人靠算盘，庄稼汉靠良田。庄户人一年四季，辛辛苦苦，就为着地里的几棵庄稼。而今，却被这一没有打招呼，二没有下请帖，自己冒里冒失撞来的，大大小小的“包文正”^①们，眼看着吃个净打

① 农民们因蝗虫前额光亮而凸出，很象旧戏中的包文正，又因它见谁的庄稼都吃，“铁面无私”，所以给它起了这个绰号。

光。你没看见：遍地绿格蓊蓊的庄稼，蝗虫一吃，就只剩下一张光塌塌的死地皮，跟死人脸一模一样。这怎么不叫人心痛，不叫人生气？这比谁拿刀子，在心口扎上一刀，还使人恼火哩！

政府里，听到蝗虫如此厉害，急忙召集各位干部，连夜讨论。第二天，水漫凹来了两个公家人：一个猴个个，众人认得，这是王区长；再一个年轻后生，走起路来挺有劲，一看就知道，过去是扛过枪的，青年小伙子们，老远一瞧见，就喊着说：“这是自卫军的董营长。”王区长，董营长一到村里，众人就把他俩围住了。你一言，他一语，尽是说的蝗虫。王区长，听了大家的话，眉头一展，笑着说：“咱们就是因为这事来的。现在大家都要下地劳动，我们也得到地里看看。等过罢晌午，大家歇晌时候，咱们来开个会，商议商议。”

当下，他们就和村主任、变工队长相跟着，从这块地，走到那块地，从这架山走到那条沟。那蝗虫就象向他们摆威风，耍本领一样，到处吱吱响，乱飞乱跳。满山遍野，好不热闹。

村东头，魏老三的场边上，长着一棵大槐树。吃过晌午饭，不等村主任喊叫，在树底下，人们都集合齐全了。先是王区长讲话，他说：“咱们庄户人，这

些时，都在发蝗虫的愁。今天，咱们开会，就是要想个办法，解除这个忧愁。蝗虫是宗大害虫，它想把庄稼吃完，要咱们的命。再不早生办法，不等十天半月，就把咱们的庄稼吃光了。前晌，你们都要求政府生办法。不用要求，政府是要生办法的。不过，这是个大事，就是你们说的：人老几辈，都没有碰见过这号子事，咱们都是大闺女坐花轿，头一遭。俗语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我看还是大家来讨论讨论，看能生个什么好办法。”区长才将说完，屁股还没有坐到地下，变工队长刘立功，就气凶凶地站起来。看他那个架势，就跟遇上了仇人，想要动手打架一样。他说：“我看就是个打，大人打，娃娃打，婆姨女子也打；不打，那就只好等着往死饿！”年轻人听了，都嚷着说：“对！蝗虫是咱们的大仇人，它要咱们的肝花，咱要它的心！打！咱们明天就动手。”上年纪的人们，却都是拿手扶着头，不言传，不啃气。等年轻人们吵嚷够了，他们才慢腾腾地说：“打，怕不行吧？——人家说，那是神虫，越打越多哩；想要退蝗虫，还是要靠神仙才行。”有的人说：“蝗虫嘛，大小也是条性命，谁还肯去坏那个良心？”再有人说：“打，那才是瞎说哩，满山遍野都是，一个人一天打上一百，一千，一万，这些人，该能打多少？”

照我看咱们不要瞎吵了，还是请王区长给咱们出个主意吧。”

王区长听罢大家的话，就从挂包里，取出一张报来。对众人说：“刚才大家说的，都是办法。要问哪个办法好，依我看，还是动手打，才是个好办法。有人说，消灭蝗虫，要靠神仙才行。这是个迷信办法，我看不成功；谁愿试当一下，也可以，看看到底行不行。有人说，蝗虫是条性命，打了坏良心。这个理性，怕说不通，它这个小性命，要咱们的大性命，不打还能放脱它？再有人说，蝗虫多，人少，打不完。这个不要怕，人少办法多，铁杵还能磨成绣花针，只要肯打，没有打不完的道理。我拿这张报，上面就是讲说打蝗虫的办法，不信你们听我念念。……”王区长一条一条念罢，又说：“打，是个好办法，政府主张打；别的办法，谁愿意试当一下，也行。咱们都是为着保护庄稼，用哪个办法都行。可是，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早点下手，不能等蝗虫把庄稼吃完了。”

王区长一席话，讲说过后，年轻人个个拍手，人人叫好，一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当下扎翅膀，飞到地里，打上一阵，试当试当；上年纪的人们，却也眉开眼笑，不住点头，说：“王区长人家到底眼界宽，实心为咱庄稼汉。你看人家说得多好：啥办法也行，

只要能退蝗虫，保着庄稼。”

会议开罢，太阳落山。年轻人都聚集在变工队长刘立功的窑洞里，热热闹闹地商议着，明天怎么下手打。王区长，董营长也在这里，给众人出主意。

上年纪的人，都挤在村西头赵阴阳的家里。

说起赵阴阳，这却是个不能小看的人。论年纪，一村人，数他顶大，满嘴白胡须，就象铅粉涂过的白马尾；论学问，满清年间，中过秀才，家中至今还放有半窑洞古书；论家道，有儿有女，子孙满堂，地里收的，囤里放的，两年虽不够吃，一年却吃不完。惟只有一件毛病，照咱们新社会的话来说，就是脑筋有些顽固，肚子里净是些神神鬼鬼，过阴谢土，阴阳们干的那号子事，老汉门门都通。因他家道好，也上了年岁，出门安砖吊瓦，驱神驱鬼的事，他是不干的。但是，烧香念经，一天还是不断。因此，人们都叫他老阴阳，老一辈的人们有啥事都去问他。

众人来到他的家里，炕上地下，挤得个山里的核桃：满仁（人）。魏老三，把后晌开会的事，前前后后，一句不漏地说了一遍，只把个老阴阳，气得火冒三尺高，一张脸，绷得跟羊皮鼓一样紧。他说：“如今这伙年轻人，说话一满没有把稳。得罪了上天神灵，谁能吃罪得起！这蝗虫乃是上天虫郎爷所管。它

吃庄稼，这是天意；上天要收拾咱们这一辈人，就凭那几个二杆子，还能挽转天意？”

魏老三问道：“你老人家，能不能想个办法，求求上天诸神，救救百娃的命？”

老阴阳低下头来，停了一阵，说：“办法嘛，还怕没有？只要修上一道表章，求求虫郎爷，再给蝗虫爷写上一篇祭文，不消三天，保险能退得一干二净。”

众人一听，个个称好。当下就请老阴阳，连夜写好表章、祭文。又请王木匠，高点明灯，打通夜做了东、西、南、北、中五尊虫郎爷的神位。

这才是：墙头草遇上大风吹，你倒东来我倒西，有的靠神来救命；有的救命靠自己。

第二天，天才麻麻亮，年轻小伙子们，就跟村主任、刘立功一路，在东山头上，打了起来。吃罢早饭，老阴阳也端着牌位，众人抱着香表、钟鼓，在西山头上，老阴阳的麦地里，祭了起来。这才跟俗话说的一样：两台大戏对着唱，看是你强是我强？

看吧——

西山上，摆着供香桌，桌上放着一只活宰羊。老阴阳跪在前面，众人跟在后边。点上香，烧着表，烧了给虫郎爷上的表章，接着又烧了祭文。香冒烟，表飞灰，满天乱飞。东山上，一群青年人，如狼似虎，挖

窖的挖窖，赶打的赶打，闹得热火朝天。人人手里，拿着母猪刺、马茹刺、榆树枝、杨柳条、刺棒棒，不歇气地往窖里赶。一窖就埋死了三升多，论个个，不够五万，也差不多。

听吧——

西山上，钟声、鼓声响个不停。老阴阳领头，唱着表章：“……愚民万死，得罪上天。天降蝗虫，民遭劫难。野草吃尽，禾苗将完；民为邦本，以食为天。五谷不收，民运难堪，祈神开恩，救苦救难！”念罢表章，烧完祭文。蝗虫还是一动不动，一股劲地吃着麦苗。东山上，众青年一边打，一边用绣荷包调的调子，唱着昨天夜晚，董营长教给他们的打蝗虫的曲儿。年轻人，嗓音嘹亮，越唱越有劲：

“蝗虫是害虫，遍地都发生，
绿格蓁蓁的庄稼，快呀快吃净！
现在新社会，政府为人民，
发动了大家，打呀打蝗虫。
不怕蝗虫稠，就怕不动手，
人人齐心干，一定能消灭完。
……”

一遍唱完，好几万蝗虫，又被埋进土窖里去了。

村里的娃娃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一会东山，一会西山，来来回回，赶着凑热闹。

一天完了。东山上，十二个人，连打死带埋在窖里的蝗虫，总有六十多斤。刘立功说：“今天头一天，没经验。老鼠拉木楸：大头还在后边哩！你看吧，往后一天比一天打的多。”小伙子们，回到村里，到处耀武扬威地夸功。

西山上的人们，没到天黑，偷跑回来了一多半。个个灰溜溜的，埋怨着说：“跪了一老天，毬事不顶，还不如跟村主任一路打哩！”

两天过去，东山上的人，越打越多。山上打净了，下到滩里打。西山上的人，眼看着求神仙，是驴头不对马嘴的事。越念祭文，蝗虫越厉害。这才后悔地说：“算了吧，不敢再胡日鬼了，还是听政府的话，再日鬼上几天，蝗虫把庄稼也吃完了。”人越念越少，只剩下老阴阳、魏老三、王木匠三个人，和老阴阳的两个儿子。到最后，王木匠也来找王区长、董营长、村主任和刘立功，他也要参加打。王区长问他：“你们祭了两天，怎么样？”他说：“那是日踏人的，还算个办法？一天跪到晚，腿跪的又酸又麻，腰都直不起来，变个牲口，耕一天地，也比那好受。”董营长又问道：“虫郎爷显灵没有？”王木匠说：“好

我的营长啦，哄别的人，咱还不清底——从哪里会来个虫郎爷？神牌位，是我拿木头一刀一斧砍出来的，那要是个神，我就成啦虫郎爷的娘老子啦！”一阵话，把众人说得哈哈大笑。

开头几天，王区长、董营长天天黑夜，打蝗虫回来，总要拐到老阴阳家里坐一阵，问他说：“老人家，祭的怎么样？”他们明知道，他的那块冬麦，快要给蝗虫吃完了。可是，老阴阳却硬着头皮说：“好区长啦，地有天管，物各有主。一物管一物，强人自有强人降。虫郎爷就是管的这些虫虫，给他老人家上了一道表章，还有不顶事的道理？你们公家人，不信这一行；这里边，也有许多道理哩！我那块地里，这几天，可少的多啦。”

这几天，这个走了，那个走了，弄得“牛羊上山，圈里空空”的。连魏老三也说起了二话：“老阴阳过去还灵验，请神神到，要鬼鬼来。这回不知道怎么日鬼的，擀面杖吹火，一窍也不通了。”

黑夜，老阴阳败兴地坐在炕上，跟儿子们拉话。大儿子埋怨着说：“头两天，我说咱也动手打，你说神仙靠得住哩。现在庄稼快叫蝗虫吃完了，再不打，秋天连根草也收不回来。”二儿子说：“人家郝二，连着打了三天，地里连个蝗虫影子也没有了。只等大

小再下一场雨，不消三五天，庄稼就起来了。”两个儿子，你一言，他一语，把个老阴阳说得没有一点主意，只好不作声响。

正在这时，王区长、董营长又来看望他。王区长说：“今天怎样，地里蝗虫少哩多哩？”没等老阴阳开口，儿子们就接着回答说：“少个毬哩！西山头上，那块冬麦，前几天，才吃个边边，祭了这几天，吃得毬净毛光啦！”

董营长说：“老人家头前几天，不是说少的多啦？”

老阴阳叹了口气，说：“唉，好我的董营长啦，那不过是给自己说个宽心话；已经弄到这个地步，不给自己宽宽心，还能再说个啥哩？”

儿子们，又噜噜苏苏地埋怨了老半天，王区长这才笑着说：“老人家，人的事，还是要靠人来管。蝗虫吃了咱的命根子，咱们不打，靠神仙，那是不顶事的。你看：你祭了这几天，连你也说不顶事；再看看，人家刘立功那一伙伙，才打了三天五天，东山头上，郝二的凹凹里，大几十垧地里的蝗虫，都打下去了。神靠得住，还是人靠得住？两下比一比，那个顶事，你老人家，自己思想思想。”

王区长的话，才将落口，大儿子就说：“那还思

想个啥？咱们的庄稼，叫蝗虫吃完了；人家的庄稼，长得绿葱葱的。——毬咧，神！”

老阴阳本来就没有了主意，又听王区长这一段话，句句说在心窝窝里，这才接着说：“好区长，政府过去讲话，我一满听不到心里，这一回，你说的话，句句都打动了我的心。我先前的本意，是想着：这个大灾害，闹得人倾家荡产，神仙总不会看着不管吧！说神，这四五十年啦，我心里总是想着有神，前辈古人，都说有神，那还会有假？我这样想，也对人这样说。我就是这样，胡里糊涂地过了几十年，脑筋总是翻不转。这一回，我把办法用尽了，诚心诚意地跪了这几天。心里总是想着：不是不到，时辰不到。到昨天，实在把我跪煞了，又看看，你们真能把蝗虫打下去。我才盘算着：神，没事了。……唉，俗话说：人老骨头硬，越老越没用；这回，要不是你们，我这石心石脑，不知道到哪年哪月，才能变过来哩！”

王区长又笑着说：“人的思想，本来就不容易往过变……”

老汉赶忙又说：“区长，还有营长，你们看吧：往后我可要返老还童，跟你们新社会这一伙能人们学啦！”

老汉笑容满面，越说越高兴。正说着，回过头

来，对儿子们说：“去，把上房供香桌上，那几尊虫郎爷的牌位，都给我抱来！”

区长、营长和两个儿子，做梦都想不出来，这是干啥的。牌位抱来，只见老汉把脸一变，怒气冲天，拿将过来，三下五除二的，扯个粉碎。剩下几块木座座，老汉说：“放到灶火洞里，烧了它！”……

第二天，水漫凹又开大会，全体动员打蝗虫。会上大家决定：男女老幼齐动员，男人挖坑坑，女人赶蝗虫。

这一来，有分教：水漫凹庄稼得救，遍地里蝗虫没命。

一九四五年七月